

千·百·个·祝·福

张鸿雁
林 广 编

YIBAIGE

100个

博士的少年情

BOSHI DE SHAONIANQING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迈上人生之路的足迹

李楚城

本书收集的作品，都是作者们少年时期生活片断的真实记录。这是他们刚踏上人生旅程时留下的鲜明足迹。

他们正是从这里起步，达到今天的辉煌；这一百位作者，经由不同的道路，向高峰攀登，全都取得了国家的最高学位——博士；并且在各自钻研的科学领域里继续探求，攀越险峰。

本书写的虽是凡人小事，但对于后来者是具有启发作用的。

这些作品生动说明，他们的成材并不是依靠先天的才智。他们不是神童，与同龄人没有明显的差异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但像他们这样取得成就的却是少数，很值得深思：差距究竟是怎样产生的？

人们常将取得杰出成就的人视为天才。什么是天才？大发明家爱迪生说：“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。”天才和毅力是双胞胎，没有奋发向上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天才也会自行泯灭的。

宋朝著名的文学家王安石，写过一篇《伤仲永》，说的是一位早熟的天才方仲永，五岁时还不识纸墨笔砚，但他突然写起诗来，而且很有水平。可是不求上进，到了十二三岁时，诗作反而退步；到二十岁时，他已经跟普通人没有两样了。王安石叹息着说：“方仲永这样的天才尚且如此，那么既非天才又不

肯努力的人，恐怕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的！”

那么，是不是这些作者都具备某些优越的客观条件呢？书中不少作品都作了否定的回答。有的家境贫困，吃不饱饭，交不起学费，连书都买不起。他们的少年时期是在“文革”中度过的，有的在厄运中经受磨炼。今天的少年要比他们幸运。然而，太阳可使花木繁茂，藓苔却在背阴处存活；洪炉可使矿石成钢，焦炭却化为灰烬：这都由材料的性质决定。

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机遇。不能否认机遇的存在，但是，有的人可以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，却没有一人一夜之间成为博士。《与〈史记〉结下不解之缘》的作者黄朴民，意外地得到妈妈买给他的《史记》，深受感动，从此与《史记》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刻苦攻读，终成为博士。《福兮祸兮》的作者陈来舜，在医院里看到一位可爱的病友华姐被疾病折磨致死，悲痛之余，立志学医，要拯救更多的“华姐”。后来果然当上了医学博士。

不可否认，《史记》与华姐在他们的人生之路上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，但不是日后成材的因果关系。若是这两位博士本来就没有雄心壮志，缺少坚强毅力，一时的感情的触动很快就会平息，促进作用自然消失。起决定作用的是事物的内因：火星碰到炸药会引起爆炸，碰到石头就毫无作用。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成功的机会，但大多数人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代价。只有思想消极的人才相信机缘，迷信命运，真所谓“无可奈何方信命，有点办法不呼天！”这是不足取的。

将人的一生经历称作人生道路，或人生航程，很形象，但这毕竟比喻。

现代化的道路都设置了路标与里程碑，不管是谁，只要遵

照它的指示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。若是乘上交通工具，更加方便快捷。大家走的都是同一条路。

人生道路却只属于自己，要自己去探索，没有现成的路好走。更没有交通工具可乘。别人走过的路，可以参照，却不能踩着别人的脚印图方便。确有人沿着前人的道路登上珠穆朗玛峰，却不会有用同样方法攀登科学高峰的。

古语说：“用人如器，用其所长。”看待自己也是如此，要客观地认识自己，有自知之明，扬长避短，正确选择和开辟前进道路，并及时拨正航向。切不可盲目地赶时髦，随波逐流，社会上流行这个热，那个热，就当作追逐目标。这潜伏着很大危机，一旦翻船，真是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”了。

大方向早已明确：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具体的路线要各人自己去探求。若要设立路标，上面也只有两个大字：“毅力”。

目 录

迈上人生之路的足迹(代序言).....李楚城(1)

与《史记》结下不解之缘.....黄朴民(1)

一本课外书.....卢盛江(6)

痛苦也是财富.....张鸿雁(10)

有志者,事竟成.....张柏和(15)

总会有一天.....郑珊(20)

假如还有一次选择.....陈少峰(24)

悠悠中学梦.....李砚祖(28)

童心未泯,深沉已始.....陈列(32)

诗梦.....周安华(37)

终生难忘的一课.....耿继辉(43)

我是怎样找到书看的?.....金忠明(47)

低头,为了一只馒头两个五香蛋.....张道根(51)

可爱天下父母心.....胡星亮(54)

抄书.....马明(58)

雾中小船.....刘雄氏(62)

为谁而学?.....林文勋(66)

我的作文.....谢遐龄(70)

报得三春晖.....徐锡伟(74)

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.....刘道广(79)

艺术感觉的萌芽·····	孟繁树 (83)
死不了,也就忘不掉·····	黄兆群 (88)
往事不堪回首·····	王 铮 (95)
记忆犹新·····	李 磊 (101)
一天 一年 一生·····	陈希育 (104)
往事如烟挥不去·····	方北辰 (107)
创造性永远是最宝贵的·····	谢维扬 (111)
特殊的作业——出墙报·····	黄卫凯 (115)
人生最美好的时光·····	罗希明 (119)
我怎么会学文科的·····	陈 伟 (123)
乐观和自信的阳光·····	汪涌豪 (127)
定格人生路·····	魏向阳 (131)
万丈高楼平地起·····	程志明 (135)
失去 渴求 得到·····	纪宗安 (139)
我的老师、同学和兄长·····	蒋述卓 (143)
一个讲不完的故事·····	孙振华 (148)
父亲与“三剑客”·····	宁 欣 (153)
随心适性,开启智慧·····	郑小容 (158)
人生能有几回搏·····	范建荣 (161)
美术与我的学业道路·····	吴志攀 (166)
读书先读“皮”·····	区 轶 (170)
“我要争取第一”·····	胡君辰 (174)
年华不虚度,何须到白头·····	陈长琦 (178)
渴望·····	廖可斌 (183)
竞赛中的苦与乐·····	曲国胜 (187)
健康是成才之本·····	汤文卫 (190)

我的一位语文老师·····	令狐若明	(193)
促我自新，催我向上·····	袁 直	(197)
坚持走自己的路·····	徐祖信	(201)
艰苦的自修中学·····	董大胜	(205)
难忘的岁月·····	方志杰	(209)
梅花香自苦寒来·····	中国太	(213)
那时，我还很年轻·····	王洪新	(217)
福兮祸兮·····	陈来舜	(222)
电影与作文·····	王加存	(226)
塞翁失马与亡羊补牢·····	齐 涛	(231)
从重理到学文·····	乔治忠	(235)
永不失去目标·····	蓝小玲	(239)
环境 影响 爱好·····	林寒生	(243)
星花碎影·····	温儒敏	(249)
亲爱的母校，你信么？·····	朱政惠	(254)
同学也是我的老师·····	俞思念	(259)
相信自己·····	罗钟铤	(263)
师恩难忘·····	张武升	(267)
分班·····	吴 俊	(270)
幸运不等于成功·····	施剑林	(274)
我是怎样学习的·····	李国强	(278)
路在无限延伸·····	郑 秦	(281)
读书——饥不择食·····	于化民	(285)
我想学习，但不能·····	阮怀宁	(289)
让我深思，让我激动·····	张震生	(294)
火红的年华，难忘的教改·····	李志林	(298)

我已离开的和即将奔向的·····	蒋 寅	(303)
真情·····	张秀莲	(306)
转科·····	曾祥云	(309)
一点感受·····	黄 进	(312)
零的突破·····	张永钊	(316)
女生不比男生差·····	王 璞	(320)
人，只能靠自己·····	同号文	(323)
充实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·····	王 涛	(327)
我的启蒙老师·····	顾 肃	(331)
业余爱好·····	熊 寥	(334)
田野上书声琅琅·····	周祖翼	(338)
“接触社会”好处多·····	陆 炜	(342)
玫瑰色的天空·····	刘 俊	(346)
我的“呼拉圈”·····	张 雄	(351)
永别了，妈妈·····	周献中	(357)
我的道路·····	侯 才	(362)
基础·····	阎大鹏	(366)
想起就心痛·····	阎小波	(370)
花季的素描·····	傅 红	(373)
一个真实的故事·····	廖苏鹏	(376)
少年梦幻多·····	李宏图	(380)
竞赛梦破灭后·····	刘 中	(383)
难忘的克拉玛依生活·····	邹国良	(387)
那个冬天的夜晚·····	章友德	(391)
虚惊与考验·····	路知奇	(395)
一个爱吹笛子的人·····	刘晓利	(400)

父亲.....	姚能海 (404)
被粉碎的数理梦.....	田兆元 (408)
我要得冠军.....	杨亦兵 (412)
后记.....	张鸿雁 林 广 (415)

与《史记》结下不解之缘

黄朴民

1973年2月初的一天，我伫立在凛冽的北风里，用无限眷恋的目光，久久凝视着绍兴一中那灰色斑驳的校门，似乎是想把这里的一切，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。但是我终究还是挪动了沉重的步履，向绍兴一中告别，向绚丽的“高中梦”告别。

初中刚毕业的我，从此走向社会，用长满厚茧的手，为自己的生存开辟道路。可以讲，我生活中并没有正规意义上的高中学历；但是，还是完成了高中的学业，是社会大学向我颁发了“高中毕业证书”，而拥有《史记》，则是我重续“高中梦”的起点！

拮据的家庭经济，年仅十五岁的我便开始了五年临时工的生涯。我曾在建筑施工队给泥瓦匠当过下手，曾在内河小火轮上售过票，曾在啤酒厂干过杂工，曾在油脂香料厂烧过锅炉。用汗水换取每天“九角三分”的报酬，跻身于浩浩荡荡“鸬山先生”（取九角三分的谐音）的行列。就是这微薄的收入，贴补了家用，舒展了母亲紧锁的愁眉。我为此而感到慰藉，因为我克尽了长子的责任；然而这无法填补我内心的缺憾，因为我渴望上学。要知道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

是名列前茅的。于是我就读书，读一切当时所能搞到的书。我当时并无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只是觉得读书能带来愉快，使自己因不能读高中而仄斜的心理暂时得到平衡。

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，使我获得了一张绍兴鲁迅图书馆的借书证。我持着它，就像一个乞丐骤然间发掘到一宗财宝一样兴奋不已。从此，我时常向工友借用自行车，趁着工余空暇，去图书馆借阅图书。

在那个岁月里，图书馆可供外借的书籍同样少得可怜。很快地，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一类的文艺书籍就被我读遍了。一天，我在没有合适书籍可借的情况下，随意借了一册王伯祥先生编写的《史记选注》，到家后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起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并不能读懂《史记》，但是，强烈的求知欲、好胜心与无书可读的现实，使我终于静下心来，依靠王先生的注释，缓慢地，一知半解地坚持着“啃”读下去。

渐渐地，张牙舞爪的古文变得温驯了起来，原先十分生疏的《史记选注》也多少显得亲切可近，更重要的是，自己为能够“生吞活剥”古书而沾沾自喜，很可笑地滋长了一股“超越”同龄人的骄傲情绪。受这种虚荣心理的驱使，自己“啃”《史记选注》也就更加起劲了。

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，规定借阅的期限已到，我不得不将未曾“啃”完的《史记选注》送还图书馆办理续借手续。很不凑巧，那位图书馆管理员那一天似乎心情欠佳，不申述任何理由，就拒绝了我的续借要求。不得已我只好第二天再跑图书馆，准备重借此书，更不凑巧的是，我还是没有能借到这本书。在这以后，我又跑了几回图书馆，结果总是每每失望而归。俗话说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想要得到，我老是忘不了

《史记选注》，我与《史记》的缘分大概就在此时结下了。

终于到了我与《史记》正式缔缘的日子。那天，我正在市内的新华书店转逛，突然，整齐摆放在书架上的《史记》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驻足向它默默地注视了许久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，向营业员询问它的定价。营业员用困惑的目光瞟了我一眼，心里认定稚气未脱、衣衫寒酸的我不会买它，半晌不曾吱声。惶惑中，我又轻轻追问了一句：“同志，《史记》多少钱一部？”她不耐烦了，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：“十块三角，你要买？”的确，这个价钱对一位每天只挣九角三分钱的临时工来讲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索然无趣地悄悄离开了书店。

回到家中，我同母亲谈起了刚才发生在书店里的事情。母亲听了我的叙述，默然没有作声，良久，她轻声问了我一句：“是十块三角吗？”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后，她又沉默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她问我说：“你觉得那部书有用，是吗？”我见母亲这种认真的神态，怕她掏钱替我去买，就忙不迭地回答：“我随便讲讲的，要看，日后借来看看就行了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便没有再说什么。

第二天傍晚我下班回家，进屋后一眼就看到堂前饭桌上整齐置放着一叠书。走近一看，正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册点校本《史记》。我捧起书，匆匆走到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身旁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母亲抬头望了我一眼，用十分平静的语调说：“你愿意读书，这是好事情，听讲《史记》是本有用的书，我今天去新华书店替你买了回来。”说完，她就又忙手头的事情去了。我望着母亲的背影，许久没有说出话来。我知道，那时候的十元三角钱，对我们这样经济困窘的家庭来说，是一笔何等“巨额”的开支。母亲并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，但是，为了

我的读书嗜好，却甘愿节衣缩食，全力扶持。我深深地感动了，在母亲平静语调深处，是她对孩子炽热的理解和期待！这是伟大母爱的天然流露。我突然觉得，捧在自己手上的这本《史记》是这样沉，这样沉……

从此，我真正喜欢上了《史记》，我借助各种工具书用心阅读它。通过它，我了解灿烂绚丽的先秦、秦汉历史；通过它，潜移默化培养了自己古代汉语的阅读理解能力。我就这样同《史记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相信，自己的高中学业能够自修完成，完全肇始于这部《史记》的购置。我携带着它走进杭州大学，走进山东大学，顺利完成学士，硕士，博士学业；当我进入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时，依然是它伴随我新的工作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现在我拥有相当数量的个人图书，但是，从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，能在我心目中占有像《史记》一样的地位。因为，在我心灵深处，我永远清晰记得我与《史记》的恩怨纠葛，永远清晰记得当年母亲替我购置这部书籍的全部细节。

我最喜爱的格言：

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

——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

作者介绍：

黄朴民，男，1958年8月生，汉族，浙江省绍兴市人。1988年6月获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正营职副研究员。自1984年起发表学术论文，先后在《文史哲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

三十余篇。著有《孙子校释》(合著)、《白话孙子兵法》等书,并参加了《中华文明史》《中国军制史》《白话四书》《历代文献精粹大典》等书的编写。

一本课外书

卢盛江

我喜欢逛书店，每次来到书店，总可以看到很多中学生在书柜前尽情地挑选着自己喜爱的书。看到他们买好书心满意足地离开书店，这时，我就常常想起我的中学时代，想起我在中学时买一本课外书的事。

我读中学时可不太进书店。不是不爱读书，不想买书，而是家里没有钱，无法给我买书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我父亲六十多岁，没有固定工作，只能有一天没一天地做点木工零活，就这样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，还供我们上学，日子是够苦的。

那时，在我们那里，还有很多比我们过得更苦的人。六十年代，赣南，这块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红色土地是那样贫瘠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家里自然不会有余钱为我买课外书，能供我上学就已经够艰难了。每次经过我们小镇那小小的书店，尽管眼馋得很，也不敢起买书的念头。

只有一次例外。

那是一个同学要买一本什么书，我正好陪着他。和往常一样，一进书店，我本来也是贪婪地看上几眼就准备离开。可是这一看，眼睛却不由地一亮，盯住一个地方再也不想移

开。

我看到了一本书，一本早就想看的书：《写作基础知识》。

我爱好作文，从小学到中学，作文总是在班上得最高分。越是感兴趣，越想知道更多的写作知识，就像刚刚生根发芽的禾苗盼望雨露肥料。早就听老师说有这方面的书，但以为只有赣州城里的书店才有，没有想到我们这小镇也有。

我常常吃不饱，但还没有过那次那样的饥饿感，一种难忍的精神上又饥又渴的感受。

我后来又去了几次书店，最后终于大胆地问了一下书价，知道是八角六分钱一本。

八角六，实在算不了什么，现在小孩上街，一瓶橘子水，一根雪糕就是一块多钱。但那时对于我，这可是一笔巨款。它等于全家三个月的盐钱或者半年的煤油灯钱。

这笔巨款无论如何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。好几天，我努力打消买书的念头，想忘掉这件事。但越是想把它忘掉，它越是在眼前晃荡，就像一只鼓足了气在水里压不下去的皮球。

我得想办法得到八角六分钱。

我首先想到干点零活。我们兄弟几个有时为了挣点学费也常常利用假期干点零活。可一时哪有合适的零活呢？就算有，功课怎么办呢？

我又想到家里几支旧牙膏皮，拿出卖废品也可换几个钱。不料我去找时，旧牙膏皮一个也不见了。原来前几天家里缺钱买盐已经把它换钱了。

最后我盯住了家里种的菜。

这是一种红叶菜，叶面翠绿而叶背叶茎呈暗红色。这种菜像白菜一样鲜嫩可口，只是味重一点，不像白菜那么清爽。这

种菜生命力很强，只要在墙角什么地方培一点土，掐儿根菜茎插下去就像插柳条一样，浇上水就能从茎叉上长出新芽，长成嫩菜。

卖红叶菜常常是我们孩子们的事。孩子们都懂事，每次奉命卖菜，回来总是把所得的钱一分不少上交。当然也有例外，父亲如果高兴，家里油盐柴米钱不是太紧，或者我们需要，这才可留下一点零用钱，但也不能多，一次一角两角就不错了。

卖红叶菜的事情本来是轮不上我的，我还小，更主要是照顾我早晨多读点书。可这一次，我要主动争取，我想，这样得的钱虽不多，但多卖几次，积少成多，八角六分钱不就有希望了？于是我郑重地提出了要求。爸爸有点感到意外，问我：“那早上不读书了？”我说我可以星期天早上去。爸爸又问我：“你挑得动菜么？”我说，一次少挑一点还是可以的。父亲不再作声。他答应了！

星期天终于到了。路不远，不过二里地，我平时在家还挑点水什么的，所以不太费劲就把菜挑到菜行。

菜行里人已经熙熙攘攘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的声音嚷成一片，旁边几个菜担子的菜不大工夫就卖去了大半，可我那担菜动也没动。虽然问价的不少，可买的却一个也没有。

“你开的价太高。”在我旁边卖菜的一位老妈妈告诉我。“红叶菜比白菜贱，要买便宜一些。还有，你的菜没有洒水，虽然新鲜，但看上去干蔫蔫的，不水灵。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！我只好压低菜价，才卖出一些。得的钱太少，自然不便留下零用钱。

我于是盼望着下一次卖菜。菜割了一茬，得等十来天才